

九

〔清〕魏源 撰

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

魏源全集

（九）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元史新编卷二十八

列传十四

平蜀功臣

元代用兵，未有如攻蜀之拙者也。远至绕大理万余程之蛮，近则顿兵钓鱼山二十载之久，舍阿巴赤径捣下游浮江东下之良策，而血战于孤城峭壁之间。故余于攻蜀诸将，自阿巴赤之外，无取焉。然以深入腹心之劲敌，而不能破负隅之边城，亦从来守蜀者所未有。故不阅襄阳数载之围，不知孟珙保障之功；不阅合州、重庆廿载之攻，不知余玠设险之固。劳臣效绩，功在苞桑，千载若揭焉。至于旧史所录攻蜀诸将，若张万家奴、若塔海帖木尔、若王昔刺、若刘恩、若石抹苟、旧作“石抹狗狗”。若忽都、若探马赤、若旦只尔、若拜延、若赵匣刺，皆偏裨从事于剑、涪、巴、泸之间，动列专传，则旧史之芜尔。今芟薙之，以应史法。

汪世显 子德臣 良臣 孙惟正

汪世显字仲明，巩昌盐川人。系出旺古族。仕金，官至镇远军节度使，巩昌便宜总帅。金亡，郡县皆降，世显独坚守。⁽¹⁾及皇子阔端驻兵城下，始率众降。皇子问：“何不早降？”对曰：“大军迭至，莫知适从，惟殿下仁武不杀，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，是以降也。”皇子大悦。

命从南征，断嘉陵，捣太安，田、杨诸蛮结阵迎敌，与宋将曹友闻相犄角。世显单骑突之，杀数十人。黎明，大军四合，击斩友闻。遂入武信，进逼资、普，军葭萌。宋将依山为栅，世显以数骑夺栅，乘胜定资州，略嘉定、峨眉，复东下，次开州。宋军屯万州南岸，世显即水北造船以疑之，夜从上游鼓革舟袭破之，追奔至巫峡，遇宋援军，斩首三千。明年，还攻重庆，会大暑，乃罢归。觐太宗，锡金符，易其名曰中山。

辛丑，宋帅陈隆之贻书请战，声言有众百万。皇子集诸将议之，世显请行，率军薄成都。隆之战屡却，坚壁不出，其部曲田显约夜降，隆之觉之，世显曰：“事急矣。”亟梯城入，斩隆之。复简精锐五百捣汉州，州兵三千出战，城闭，尽没。三日，大军至，克其城。

癸卯春，拜便宜总帅秦、巩等二十余州，赐虎符。世显旋卒，追封陇西郡公，谥义武。延祐七年，加封陇右王。子七人。

德臣其次子也。赐名田哥，字舜辅。年十四，入宿卫，侍游猎，矢无虚发。袭父爵。从攻蜀，将前军出忠、涪，所向克获。进攻运山，所乘马中飞石死，步战拔外城。宋将余玠攻汉中，德臣驰赴之，玠闻遁去。宪宗赐印符，命城沔州。沔据嘉陵要路，德臣缮治室庐，部署官属，数日而集。进攻嘉定，还至左绵云顶，进次隆庆。宋军连夜出斫营，皆力战破之。又诏城绵谷，复立利州诸戍，皆听节制。

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，德臣进见，乞免利州赋税及徭役，漕粮屯田，为长久计。即命置行部于巩，立漕司于沔，给馈饷。奏乞以兄忠臣摄府事，使己得专事利州。利州为蜀喉襟，蜀人惮其威名，诸郡环视，莫敢出斗。

甲寅春旱，嘉陵漕舟水涸，议者欲弃蜀去。德臣曰：“国家以

蜀事托我，有死而已。”尽杀所乘马辇士。袭嘉川，得粮二千余石。云顶吕（远）〔达〕^{〔2〕}将兵五千邀战，即阵禽之，复得粮五千石。既而鱼关、金牛水陆运偕至，屯田麦亦登，食用遂给。

夏，获宋将，纵令持檄谕苦竹堡，守将以城降，所俘城中民悉归之。东南戍卒数百有去志，给券纵之，皆泣谢。未几，山寨相继输款。宋将余晦，遣都统甘闰以兵数万城紫金山。德臣选精卒，衔枚夜袭，破之。苦竹堡复叛，蜀兵二万来援，大败之，获粮百余艘。鱼关至沔水，迂回为渡百有八所，至桴梁以济。

戊午岁，宪宗亲征，次汉中，德臣朝行在所。初，诸路军成都，猝为宋人所围，德臣遣将赴之，约曰：“先破敌者，奏领此城。”围遂解。诏候江南事定，如约以城与之。帝幸绵谷，^{〔3〕}驻北山，以德臣立利州之功，命立石纪之。嘉陵、白水交会，势湍急，德臣系舟为梁，一夕而成，如履坦途。赐白金三十斤，仍命刻石纪功。苦竹既逆命，至是攻之，岩壁峭绝，或请建天桥，德臣不然之，既而桥果无功。乃率将士鱼贯先登，帝望见叹曰：“何其身甚小而胆甚大也。”

帝东下，德臣为先锋，抵大获山，夺水门。宋将杨大渊遣子乞活城中人命，引至帝前为请，旦日，大渊率众降。已而运山、青居、大良皆降。攻钓鱼山，守臣王坚负险，五月不下，德臣单骑至城下呼降，语未既，几为飞石所中，遂感疾。卒，年三十有六。追封陇西郡公，谥忠烈。

弟良臣，弱冠即从兄出征，为前锋，以功擢裨帅，兼便宜都府参议。宪宗亲征，军至六盘，良臣还巩昌，主供亿，水陆无壅。

世祖即位，阿蓝答及浑都海逆命，劫六盘府库，西垂骚动。诏良臣讨之，军营山丹，按兵不战者两月，俄大举至耀碑谷，两军相当，良臣慷慨誓众，奋踊而前，会大风扬沙，昼晦，殪其前

锋数十人，乘势冲之，贼大溃，获阿蓝答、浑都海。捷闻，赐金虎符，权便宜都总帅。

中统二年，平火里之叛，转同金巩昌路便宜都总帅。宋将咎万寿帅战艘二百溯江而上，欲掩青居山城。良臣伏甲数十艘邀其后，而身先逆战，万寿败走，伏发，几获之。三年，授征南都元帅。良臣以钓鱼山险绝，不可攻，奏请就近地筑城，以扼其往来。四年春，攻重庆，命元帅康土图先驱迎战，而良臣塞其归路，兵既交，良臣引兵横击之，断敌军为二，敌走趋城，不得入，尽殪之。至元九年，授西川行枢密院事。^{〔4〕}十一年，进攻嘉定，咎万寿坚守不出。良臣大搜山谷，果得伏兵，进垒薄城，万寿悉军出战，大败之，伏尸蔽江，万寿遂降。良臣统兵顺流而下，紫、云、泸、叙相继款附，还围重庆。

十三年，败宋涪州安抚王立救兵。^{〔5〕}宋安抚张珏，遣将乘虚袭据泸州，良臣还军平之。十五年，复与张珏鏖战于重庆，身中四矢。明日，督战益急，珏部将开门纳降，四川悉平。捷闻，世祖召良臣入觐，授四川行中书省左丞，赐白貂裘。良臣陈治蜀十五事，世祖嘉纳。成都疮痍之余，良臣极意循抚。卒，封梁国公。子七人。德臣子六人，惟正最有名。

惟正字公理，好藏书，从文士论议古今，尤喜谈兵，时出游猎，则勒从骑为攻守状。袭父爵，守青居山。

初，宪宗遣浑都海以骑兵二万守六盘，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。至是，浑都海叛，乞台不花发兵为应，惟正即命力士缚杀之。世祖嘉其功，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。中统三年，巩昌部长火都叛，蕃戎悍锐，惟正恐贼锋不可骤犯，乃坚垒扼其前，旁挠以奇兵。贼欲战不得，休则复挠之。如是两月，知其粮尽势蹙，始出战，屡捷。火都佯遣三十人来约降，即遣其十人还，俾火都自来，因

潜兵蹑其后，出不意，禽杀之。

至元七年，宋人修合州，诏立武胜军以拒之。惟正临嘉陵江作栅，扼其水道，夜悬灯棚间，编竹为笼，中置火炬，顺地势转走，照百步，以防不虞。宋人知有备不敢近。九年，帅兵掠忠、涪，破寨七，禽守将六，降户千六百有奇，捕虏五百。会丞相伯颜克襄阳，议取宋。惟正奏曰：“蜀未下者数城耳，不足攻。宜顺流东下，直攻余杭，本根既拔，此将焉往。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，与伯颜会钱塘。”帝优诏答曰：“四川事重，舍卿谁托。异日蜀平，功岂伯颜下邪！”

十四年，皇子安西王北伐，而藩王图鲁叛于六盘，王相府命别速带领兵进讨，惟正副之。别速带不习兵，师行无纪，惟正为正部曲，肃行陈，严斥堠，凡军政一倚重焉。至六盘，图鲁先据西山，惟正分安西兵为左右翼，巩兵独居中，去图鲁一里许，皆下马手弓。图鲁遣百骑突陈，惟正率亲兵八十当之，令引满毋发，将及，矢下如雨，伤其突骑之半，尽走还。惟正麾兵逐之，图鲁军遂披靡，三逾山，至萧河，遂进禽图鲁。安西王大燕，赏以金尊貂裘，王妃以手制珠络帽衣赐其母。诏惟正入朝，世祖推玉食食之，赐白金五千两，锦衣一袭，授开成路宣慰使。十七年，迁秦蜀行中书省左丞。二十二〔年〕卒，^[6]年四十有四。谥贞肃。

阿巴赤

阿巴赤，旧作“八赤”，一作“八失”。来氏，宁夏人。父术速忽里，归太祖，命掌膳事。宪宗大举伐宋，攻钓鱼山，命诸将议进取。术速忽里曰：“川蜀之地，三分我有其二，所未附者，巴江以下数十州耳。地削势弱，兵粮皆仰给东南，故死守以抗我师。蜀地岩险，重庆、合州又其藩屏，皆新筑之城，依险为固。今顿兵坚城

之下，未见其利，曷若城二城之间，选锐卒五万，命宿将守之，与成都旧兵相犄角，以牵制其援师。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，用降人为向导，水陆东下，破忠、涪、万、夔诸小郡，平其城，俘其民。俟冬水涸，瞿唐三峡不日可下，出荆楚，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。如此，则东南之事，一举可定。其上流重庆、合州，孤危无援，不攻自下矣。”诸将谓攻城则功在顷刻，反以其言为迂，卒不用。

于是博选宿卫中材力可任用者，以阿巴赤奉命往监元帅纽璘军，遏宋人援兵，驻重庆下流之铜罗峡，夹江据崖为垒。宋都统甘顺，自夔州溯流西上，乘舟来攻。阿巴赤预积薪于二垒，明火鼓噪，矢石如雨，顺流而进。宋人力战不能支，退保西岸，敛兵自固。黎明复至，阿巴赤身率精兵缘崖而下，战舰复进，宋人败走，杀伤数千人。帝闻而壮之。

宪宗崩，阿巴赤从父倍道归燕。世祖即位，问以川蜀之事，阿巴赤历陈始末，诵其父前所言以对。世祖抚掌曰：“当时若从此策，东南其足平乎。朕在鄂渚，日望上流之声势耳。”

至元七年，南征襄樊，发河南、北器械粮储悉聚淮西之义阳。虑宋人剽掠，命阿巴赤督运，二日而毕。十八年，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，发兵万人开济州运河，河成，迁胶莱海道漕运使，旋以浅涩不能行舟而罢。二十二年，授征东宣慰使都元帅。

皇子镇南王征交趾，授湖广行中书省右丞，召见，世祖亲解衣衣之。二十四年，改湖广行尚书省右丞，诏四省所发士马俾阿巴赤阅视。九月，领中卫亲军千人，翊导皇子至思明州。交趾阻险拒守，选精锐与战女儿关，斩馘万计，余兵弃关走。大军深入，进至交州，陈日烜空城而遁，遣使约降，欲以赂缓我师。阿巴赤曰：“日烜弃巢穴而匿山海，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。春夏之交，瘴

病作，日烜弗就禽，北兵何能持久。今出兵分定其地，招降纳附，勿纵士卒侵掠，急捕日烜，不可失也。”时诸将皆信日烜约降之说，且修城居以待其至。久之，军乏食，日烜不至，拥众据竹洞、安邦海口。阿巴赤率兵往攻，屡遇交兵，昼夜迎战，交兵败遁。会将士多疫，不能进，而诸蛮复叛，所得关厄皆失守，乃议班师。选诸军步骑，命先启行，且战且行，日数十合。交兵据高险，射毒矢，将士裹疮以战。诸军护皇子出交趾，阿巴赤中毒矢三，首项股皆肿，遂卒。

子寄僧，为水达达屯田总管府达鲁花赤。乃颜叛，战于高丽双城。调万安军达鲁花赤。平黎蛮有功，迁雷州路总管，卒。孙完者不花，同知潮州路总管府事。

李德辉 吕堽

李德辉字仲实，通州潞县人。生五岁，父疾革，指德辉谓家人曰：“吾为吏，治狱不任苛刻，蒙德者众，天或报之，是儿其大吾门乎！”既就外傅，嗜学，贫无以自资，辄辍业。年十六，监酒丰州，禄食足供母，余则市笔札录书，夜诵不休。叹曰：“志士顾安此邪！仕不足以匡君福民，隐不足以悦亲善身，人寿几何，恶可无闻与草木同腐！”乃更求明师讲习。

世祖在潜邸，用刘秉忠荐，使侍皇子讲读。世祖受京兆分地，择廷臣能理财赋者，俾调军食，立从宜府，以德辉为副使。时汪德臣屯重兵数万于利州，扼四川襟喉，规进取，每苦乏食。德辉乃募民入粟绵谷，散钱币，给盐券为直，陆挽兴元，水漕嘉陵，未期年，而军储充羨。至元初，由太原路总管入为右三部尚书。

皇子安西王镇关中，奏以德辉为辅，改安西王相。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，可得数千顷，起庐舍，疏沟浍，假牛种田具与贫民，

屯田其中，岁得粟麦刍稿万计。奉命以王相抚蜀，时宋亡，惟川蜀久不下，宋制置使张珪守重庆，安抚使王立守合州。于是分建东西二川行枢密院，令合丹、阔里吉思领东院，攻合州；丞相不花与德辉领西院，攻重庆。德辉至成都，各遣使请方略，德辉曰：“宋已亡矣，重庆以弹丸地，不降何归。正以公辈利剽掠，民不得有其子女，惧而不来耳。向者中使奉玺书来赦，公等不能推心置腹，反示以诈，使彼叛去，坚其必死之心。中使不喻诈计，竟以不奉明诏复命，非养寇而何！况军政不一，行且败矣。”未几，泸州叛，重庆围亦溃。

诏以德辉行西院副使事，复泸州，再围重庆，寻拔之。绍庆、南平、夔、施、思、播诸山壁水栅皆下。而东川枢府，犹故将也，恶相属，愿独军围合州。初，张珪守合州，德辉以书遗珪曰：“天子威德远播，宋室既亡，三宫皆北。苟能早自归诚，必取将相，与夏、吕比。且汝之为臣，不亲于宋之子孙；合之为州，不大于宋之天下。彼之子孙尚举天下归朝，汝犹偃然负阻穷山，而曰吾忠于所事，不亦惑哉！”珪不报。

既而合州遣李兴、张郃等侦事成都，德辉获之，释不杀。至是，复为书纵归，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珪者。未几，立使兴等怀蜡书，间至成都，言李公能自来，即降。德辉即从兵数百人驰赴东川。先是，重庆破，珪走涪州，自经死。至是，东院诸将皆曰：“公昔为书招珪，词亦伟矣，而竟无功。今立，乃珪牙校也，习狙诈，不信，是特以计致公，延命晷刻耳。”德辉曰：“重庆已下，合州孤立，穷而来归，亦势所必然。吾岂肯攘诸君垂成之功，诚惧诸君愤其抗命，快心屠城，吾欲为国活此州民耳。”即单舸济江，薄城下，呼立出降，承制授立权安抚事，知合州。川蜀尽平。既而东川行院耻无功，言立久抗王师，且尝指斥宪宗，奏请诛立，

械系长安狱，将杀之。会行院都事吕堊以事至上都，白留守贺仁杰，为言于帝，而安西王亦具立降附本末来上，且言东川院臣愤德辉受降之故，诬奏诛立。帝召枢密臣责之，仍命立为合州安抚使。以德辉为安西行中书省左丞。^[7]

会西南夷罗施鬼国既降复叛，诏滇、楚、四川各出兵合讨，将压境。德辉适被命在播，驰驿止三道兵勿进，而遣使谕鬼国趣降。其长阿察，素熟德辉名，曰：“是活合州李公邪！”即身至播州，泣告曰：“吾属微公来，死且不降，今愿以百万人民托公。”事闻，诏许其降，改鬼国为顺元路。或潜德辉受鬼国马千数，帝曰：“是人朕所久知，虽一羊不妄取也。”卒，年六十三。蛮夷闻讣，哭之如私亲。王立自合州袁经率吏民拜哭，护丧归兴元。至今播州庙祀不绝。

吕堊字伯充，河内人。七世祖公绪，与宋丞相公著为从昆弟。祖、父避乱，隶兵籍，^[8]转徙北郡，复至关中，家焉。堊从许衡学于京兆，衡为国子祭酒，举堊伴读，辅成教养有功。

至元十三年，言者称襄、汉新附，民情未安。堊言其从父吕子开者，向为襄阳制置司参谋官。今退居鄂，其人悉知宋事，宜征用之。遂奉使往，以子开入觐，陈安抚襄、汉便宜。诏以子开为翰林直学士，辞不就。

十四年，授堊四川行枢密院都事。时宋制置使张珏守重庆，安抚使王立守合州。诏枢府分兵取之，李德辉行西院事于成都，获立侦卒张郃等数人，将杀之。堊曰：“彼不即降者，以昔尝抗命，降惧诛耳。今宜释郃等，俾归谕立。”未几，立果遣郃等赍蜡书至成都，德辉请与东院同受降，后期不至，德辉承制授立仍为安抚使，知合州。开仓振民，禁戢剽掠，而泸、叙、崇庆、思、播、夔、万等郡闻之，相继送款。巴、黔民感堊与德辉之惠，并

祠事之。东院耻其无功，诬德辉越境邀功，械立于长安狱，将诛之。堊适以事至京师，言于许衡，衡白留守贺仁杰，遂奏释立，赐金虎符，仍旧官。堊亦以功授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。

二十年，征为国子司业，以未终丧辞。三十年，改华州知州，劝农兴学，具有成效。及代，民争留之。

大德中，河东、关陇地震，月余不止。堊与集贤学士萧𣎵，各设问答数千言，以究其理，且移书庙堂，陈救灾弭患之道。

仁宗即位，召拜翰林侍读学士。卒，封东平郡公，谥文穆。

李庭玉 杨大渊 杨文安

李庭玉一名忽兰吉，陇西人。父节，仕金，岁乙未，自巩昌石门山从汪世显以城降。

庭玉隶皇子阔端为质子，从征西川。辛丑，以功为管军总领，兼总帅府知事。从征西番南涧有功。癸丑，世祖在潜邸，命为管军千户都总领，佐汪德臣立利州。乙卯正月，将兵三万取合江大获山。宋刘都统率众谋焚利州、沙市，次青山，庭玉以伏兵取之，俘获甚众。丙辰，宪宗更赐金符，仍命为千户都总领。戊午，庭玉以兵先趋剑门觐伺，夺宋运粮兵于长宁，俘其将校。

宪宗南征，掌桥道馈饷，有功。从攻苦竹隘山寨，先登，斩守将杨立，获都统张实。招降长宁、青居、大获山、运山、龙州等寨。十一月，大获山守臣杨大渊，既降复逃去。宪宗怒，将屠其城。庭玉亟追之，乃单骑至城下，门未闭，大呼入城曰：“皇帝使我来抚汝军民。”一卒引入，甲士环立，庭玉下马，执大渊手谓之曰：“上方宣谕赐赏，不待而来，何也？”大渊曰：“诚不知国朝礼体，且久出，恐城寨有他变，是以亟归，非敢有异谋也。”遂与偕来，一军皆喜。庭玉入奏曰：“杨大渊果不反。”宪宗曰：“汝何

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军马整肃，防内乱也。城门不闭，无他心也。一闻臣言，即抚绥军民，从臣以出，何反之有！”太渊遂以故官侍郎、都元帅听命，而一城得生全。

宪宗命庭玉与怯里马哥领战船二百艘，掠钓鱼山，夺其粮船四百。又作浮梁，以通往来。己未，与怯里马哥等领蒙古、汉军略重庆。六月，总帅汪德臣歿于军，命庭玉以其军殿后。宋兵水陆昼夜接战，皆败之。部军皆青居人，赏赉独厚。遂与蒲察都元帅守青居，^[9]治城壁，储刍粮，招纳降附。宗王穆哥承制命庭玉佩金符，为巩昌元帅。

中统元年，德臣子惟正袭总帅，至青居。五月，浑都海叛据六盘山，诏庭玉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兵追袭之，力战，斩浑都海等于阵。以功授巩昌后路元帅，赐金币鞍马弓矢。火都叛于西番点西岭，汪惟正帅师袭之，至怯里马之地。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番，庭玉与答刺海兵三千人追袭禽之。四年，诏赐虎符，庭玉不受，曰：“臣闻国制，将万军者佩虎符，若汪氏将万军，已佩之。臣何可复佩？”帝是其言，命于总帅汪惟正下充巩昌路元帅，所属官悉听节制。

至元元年入觐，命与同佥总帅汪良臣还蜀，守青居。是时，元兵犹与宋兵相持钓鱼山。三年，宋兵陷大良平山寨，平章赛典赤令庭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，有功。四年，以本职充阆、蓬、广安、顺庆、夔府等处都元帅参议。六年，赐虎符，授夔东路招讨使，以军三千立章广平山寨，置屯田，出兵以绝大良平餉援之道。

十年正月，成都失利，帝遣人问成都所以失、所以救失，庭玉附奏曰：“初立成都，惟建子城，军民止于外城，别无城壁，宋军乘虚来攻，失于不备，军官皆年少不经事之人，以此失利。西川地旷人稀，宜修置城寨，以备不虞。今蒙古、汉军多非正身，

半以驱奴代，宜严禁之。所谓修筑城寨，练习军马，措画屯田，规运粮饷，创造舟楫，完缮军器，六者不可缺一。尤当任贤远谗，信赏必罚，修内治外，选用良将，随机应变，为制控边陲之本。”六月，将兵赴成都，与察不花同权省事。十一月，复还守章广平山寨，前后每战辄胜。

十三年，引兵略重庆，复取简州。十四年，承制授延安路管军招讨使。十五年，图鲁叛于六盘山，庭玉以延安路军会总帅府兵于六盘，败图鲁于武川，俘其孥还。十月，入觐，赐金虎符，授四川北道宣慰使。庭玉请以先所受巩昌元帅之职及虎符，与其弟庭望。二十年，改四川南道宣慰使。二十二年，诏会四川行省兵，^[10]分道进讨五溪洞蛮之劫掠边民者，一军出黔中，一军出思播，一军出澧州，而庭玉一军自夔门会合。十一月，诸将凿山开道，绵亘千里，诸蛮伏险隘，木弩竹矢，伺间窃发，亡命迎敌者，皆歼之。遣谕诸蛮酋长，皆率众来降。

二十三年，入觐，乞病归田里。帝悯之，得还巩昌。

二十六年，行省列奏其功，请用范殿帅故事，商议本省军事。二十七年，遥授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左丞，商议军事，食左丞之禄。元贞二年，入觐，授陕西行中书省右丞。卒，谥襄敏。

杨大渊，天水人。与兄大全、弟大楫，皆仕宋。

岁戊午，宪宗伐宋，入蜀，大渊总兵守阆州之大获城，斩元招降之使。宪宗怒，督诸军力攻，始降其城，欲诛之，以汪田哥谏而止。命以其兵从，招谕蓬州、广安，擢行军总管，从诸王攻礼义城。己未冬，拜侍郎、都行省。

世祖中统三年春，命出开、达，与宋兵战于平田，复战于巴渠，禽其知军范燮、统制魏兴等。先是，大渊建言，谓取吴必先取蜀，取蜀必先取夔，取夔必先据蟠龙山，山四面岩阻，可以进

攻退守，此夔、达要冲，必争之地，宜先城之。乃使其兄子文安往筑城，未毕，宋夔路提刑郑子发率兵来争，文安悉力备御，大渊复遣文安之兄文仲将兵往援，宋兵宵遁，追败之。

秋七月，诏赐其麾下将士金符十，银符十九，别给海青符二，俾事亟则驰以闻。大渊请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，从之。冬，拜东川都元帅，俾与征南都元帅钦察同署事。大渊还，复于渠江滨筑虎啸城，以逼宋大良城，不逾时而就。四年，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、金币，诱大渊南归，文安禽之以闻，诏诛琳。五月，世祖诏奖谕大渊及张大悦复神山功。

既而大渊擅杀其部将王仲，^{〔11〕}诏戒敕之，令免籍仲家。至元元年冬十月，大渊谍知宋总统祁昌^{〔12〕}由间道运粮入得汉城，乃自率军袭之于椒坪，连战三日，禽祁昌、向良等，俘获輜重以数千计。明日，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，复大破之。二年，卒。追封阆中郡公，谥肃翼。子文桢，袭都元帅。兄子文安。

文安字泰叔。父大全，仕宋，守叙州。战死，谥愍忠，官其长子文仲。文安方幼，依叔父大渊，及大渊以阆州降，文仲亦授安抚使。

中统元年，授文安监军，屡攻礼义城，战通川，战开、达，皆有功。授招讨使，军于巴渠。万安寨主卢埴降，遂筑蟠龙城，以据夔、达要路，屡败宋兵。四年，进筑虎啸城，以困大良。

至元元年，复筑方斗城，为蟠龙声援，令裨将高先守之。败宋兵于潼川、射洪，又邀其运粮军于得汉城外，连战三日，降其城，献俘阙下。二年，宋兵由开州运粮饷达州，文安屡率奇兵间道邀夺之。三年，总帅汪惟正遣其将李（水）〔木〕波^{〔13〕}等，由间道袭开州，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，福先登，破其城。宋诸路兵来救，围城三匝，筑垒城外。四年春，行省命文安往援，即

率兵断其粮道，飞矢中面，拔矢力战，大破之。而文安以创甚还蟠龙，宋兵遂复开州。

五年，文仲卒，诏文安就佩金虎符，充阆州夔东路安抚使、军民元帅。阆州屡遭兵变，户口凋耗，文安乃教以耕桑，恤其嫠寡，民始复业。自后连年与宋兵战开、达间，大小数十战。

八年，授东川路征南招讨使。九年秋，领军出小宁，措置屯田，筑金汤城，以积屯田之粮，且以逼宋龙爪城。虑宋兵必来争，遣韩福出兵通川以牵制之，屡败其输粮开、达之兵，覆其粮艘。

十年闰六月，蓬州兵攻拔龙爪城。会蓬州兵已去，宋都统赵章复来据之，且出兵迎敌，文安与战，破之。

十一年秋，与蒙古、汉军万户怯必烈等，攻宋夔东，拔高阳、夔、巫等寨，因跨江为桥，以断宋兵往来之路。宋兵来争，战却之。

时宋以鲜汝忠、赵章易镇开、达二州，而汝忠家属尚留开，文安曰：“达未易攻，若先拔开州，俘其家属，以招汝忠，则达可不烦兵而下。”乃遣蔡邦光等往攻开州，而盛兵据蟠龙为声援。

十二年正月，诸军夜衔枚，薄开州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斩关入，及城中人知，已立帜于城之绝顶矣。宋军溃散，禽赵章，而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兵巷战，力屈，亦就禽。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，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往达州招之曰：“降则家属得全，不降则阖城涂炭，宜早为计。”汝忠遂率所部将士诣军门降。赵章子桂楫，守师姑城，遣兵招之，亦降。独洋州龙爪城守将谢益固守，并力攻之，亦弃城走。于是遣将挟鲜汝忠往招由山等处八城，皆望风迎降，凯还，献捷京师。帝悦，加授文安骠骑卫上将军，兼宣抚使。

又招都胜、茂竹、广福三城，皆降之。秋七月，兵至乐胜城，

守将蒲济川降。进攻梁山，宋将袁世安坚守。文安焚其外城，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，力攻拔之，围梁山四十日，世安随方备御，竟不降。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，杀守将，进围万州，守将上官夔战守甚力。文安乃遣军出小江口，败其援兵，而万州固守不下，乃解围去。攻石城堡，攻鸡冠城，又招石马、铁平、小城、三圣、油木、牟家、下隘等城，皆下。冬，进攻白帝城，夔帅张起岩亦坚守不出。文安以师老，乃还。宋都统弋德复据开州，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，令元帅蔡邦光等屯守。

十三年，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，宋将袁世安遣使来约降。秋七月，进攻万州，上官夔固守。围之逾月，攻拔外城，夔守张起岩来救，击破之，尽殄其舟师，万州夺气。文安尽锐攻城，潜遣勇士梯城宵登，斩关而入，夔力战死。万州既定，分兵略施州，禽统制薛忠，会大雪，夜夺其城。

十四年夏，进兵攻咸淳府，其镇抚使马堃，与文安同里閤，谕之不降。乃列栅攻城，夜遣勇士蹑云梯潜入，启关纳外兵，巷战，比晓，宋兵大败，堃就禽。

十五年，进攻绍庆，守将鲜龙迎敌。二月，复遣勇士夜以梯冲，攻破其北门，禽斩之。蜀境已定，独夔犹坚守不下。朝廷命荆湖都元帅达海，由巫峡进兵取夔州，而西川刘金院，挟夔守将亲属往招之，文安遣元帅王师能，将舟师与俱，张起岩亦以城降。夏，入觐，以所得城邑绘图以献，帝劳之曰：“汝攻城略地之功，若是多乎！”擢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解白貂裘赐之。

十七年遣辩士王介，谕降散毛诸洞蛮，遥授文安参政，行四川南道宣慰使。十九年春，入觐，擢中书左丞，行江西省事，到官逾月，卒。

子良之，袭佩虎符，管军万户，历湖南宣慰副使，岳州